

跨度

新美文书系

冯文孝◎著

无用之用

春天里的大事
过年 天下无急事
风声雨声鸟声驴声
衣服 等不及
海洋一样深广的父爱
无用之用 柴火
人生一刻值千金
慢城市 秋沟
大雪 隐士
敬畏 秋天
造物者的烟花
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
馋 情人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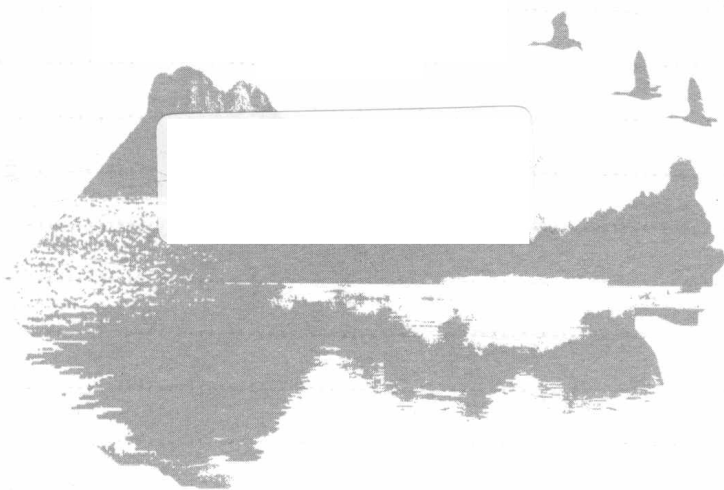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

新美文书系

冯文孝◎著

无用之用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用之用 / 冯文孝著. --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
(跨度新美文书系)

ISBN 978-7-5034-7361-6

I. ①无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8448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卷一 旧日时光

清明时节	1
老咸菜	6
赶 集	11
下 水	16
生产队	21
辣 椒	25
柴 火	30
衣 服	33
虾酱与咸鱼	36
饞	40
呱 儿	43
风干肉	45
灯	48
猫	52
风声雨声鸟声驴声	54
朽 木	57

卷二 四时清芬

种地的心情	61
有块地真好	66
亲爱的大葱	69
情人节	75
等不及	76
终于种上	78
春天里的大事	80
秋 天	84
开春儿了	87
头把葱	89
樱花花开薄荷香	91
站在菜园边上	94
性本爱野花	96
早 起	100
出多少力得多少济	102
我的树	105
春日载阳	107
挖野菜	109
满架秋风丝瓜花	111
青菜与农药	112
自己种菜最开心	114
植物的个性	115
以花为茶	118
香菜与油菜	120
敬 畏	121
花开心黯	123

迎春花	126
有意义的一天	128
山家清供	131
茵陈与蒿草	133
早就早着晒就晒着	137
无用之用	139
天下无急事	141
人生一刻值千金	143
雨中菜园	144
苦 菜	145
秋收了	147

卷三 世事如风

住进陈鱼新家	151
葛老八外传	156
“驴”	163
追念大安	168
小两口儿	169
姐 姐	172
岳 父	177
伊人从此逝	185

卷四 游走四方

游宝光寺	191
两个和尚	194
喀纳斯	196
过 年	199

日本纪行	203
老家	216
黄山看雾	220
秋 沟	221
触摸冰川	224
高原反应	226
白洋淀小驻	230
安阳行	232
菏泽牡丹	234
慢城市	235

卷五 读读看看

海洋一般深广的父爱	239
大雪	243
隐 士	245
如蕙如兰	250
又看起了连续剧	266
在真情缺失的年代	270
造物者的烟花	272
和小外甥女谈《红楼梦》	276
好久没这么心动了	282
够了就行	286
“老两口”	289
“不稂不莠”与“良莠不齐”	290
小狐狸的故事	295

卷一 旧日时光

清明时节

清明前，我老家的二哥打来电话，问回不回去上坟，说要是回的话，不能在清明节那天，得提前。我问为什么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回到家，我家领导也说今年上坟得提前，但也同样不明就里。不过她说可以帮我问一下因由，她有个“大仙儿”级的朋友，天天烧香拜佛弄个房子得看风水出门儿办事儿得挑日子的。

到了晚上，我家领导把经“专业咨询”得到的答案带回家，说是今年的清明节正好是农历的三月初三，这天是王母娘娘的生日，要是这天烧纸的话，王母娘娘会把所有钱财收走。我一听这事儿火就上来了：怎么王母娘娘如此霸道！这不明摆着强取豪夺明火执仗跟阳间的贪官一样“损不足而补有余”嘛！如此品德低下、如此恶劣的神仙还天天烧香供她，简直是糊涂油蒙了心！

但我家领导是个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人，决定从众行事，我这次不打算阻拦她。

我是一个彻底唯物的人，不信天界不信地府不信神不信鬼的，所以我早就跟孩子说好：哪天我伸了腿，你一把火把我烧完后想埋哪就埋哪：想埋老家就埋老家，想埋你居住的城市边上就埋那边上；但如果嫌麻烦，把骨灰倒到马桶里一拉绳儿“呼啦”一下冲到下水道哈哈一笑完事也行。把我埋到某个好找的地方，只是为了你寄托哀思时会方便些：万一哪天遇到不顺心的事想起爸爸来渴望大哭一场了，起码有个确切的地儿不是？这时的一场哭，能释放压力，对心理健康会大有好处的——那是爸爸最后的用处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就记得有一场退坟地还农田的运动。那时，各村成

片的老坟被夷平，刨出的枯骨凌乱地堆在一旁，半腐烂的红松棺木被大伙儿拿回家当柴烧。现在，那当年的老坟地上是绿绿的青菜和庄稼，没人再记得那儿曾是荒冢一堆的地方了。而且，现在国家有规定，坟地的使用年限是五十年，五十年过后，一切推倒重来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人死后埋不埋真的无所谓，几辈过后是没人记得你的。况且，即使记得又怎样呢？我早已魂飞魄散、形神皆无了，身后的一切又与我何干呢？

我是不信有来世的。我家领导呢，受她“大仙儿”朋友的濡染，有些半信半疑，所以，往年每到清明时节，都是她独自去买些纸到路口烧掉。烧完后我往往会逗她两句，她怕我冲撞了神灵，会大喝我“闭嘴”！

现在我渐渐上了年纪，也逐渐丧失了“逗志”，本着和谐至上的原则，今年清明决定陪她去完成这项工作。

清明节前卖冥物的小摊儿格外红火。让我大开眼界的是，这里应有尽有。与冥币上标的价值相比，这里的通货便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：好几大串“金元宝”只要四块钱，黄表纸两块钱，上面印着洋房、汽车、录像机、手机、MP3、MP4、房产证、驾驶证、行车证、火锅、大虾、螃蟹、各种水果、各种服装的一张图，只要一块钱。一沓印着“天堂银行”的冥币也是四块钱，每一张币值是十亿元，那一沓怎么也得有上千亿吧。我一看这架势就猜想，阴间肯定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，不然怎么会发行这么大面额的票子！我跟我家领导说，这么大面额的票子你叫老人家怎么花啊？想买斤猪头肉什么的，光找零也得几麻袋吧，他们恁大年纪怎么往回背？这不是折腾他们吗？再给他们买点零钱吧。我家领导一想也是，又给每人买了几沓五十元面额的，四块钱好几沓子。我和我家领导共有五位去世的老人：我的生父、生母、养母和她的父母。我家领导给他们每人各买一套通货，另去超市买了一些水果、点心。我粗算了一下，这次给老人们买的冥币币值加起来差不多可以抵得上全国的GDP了，但我家领导总共用了一百一十元。我感觉这有点糊弄老人家的意思。不过一想，我的生父母、岳父母都是比较好说话的人，如果他们发现受了糊弄，顶多一笑置之，不会怪我们的。但我担心的是我的养母，她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，去世前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一日三餐只能啃窝头，弥留之际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煮

了一碗面饼；现在呼啦啦一下子给她送去那么多美食，她的肠胃消受得了吗？况且又给她些手机、MP4 什么的，她见都没见过，哪里会知道怎么用！这不是难为老人家吗？

但我家领导相信，阴间的人自有阴间的办法。

为了防止王母娘娘之类的无道神仙半路打劫，我们决定按照“大仙”们的指点提前两天给老人家烧纸。——看来王母娘娘情报系统严重失灵，人间早已改变行动计划了，他们却一点信息没有得到，还是死守着三月三呢，这些情报人员太不作了。

今年清明不回老家上坟了，我家领导说，就在油田烧吧，他们能收着。

等天黑下来，我们开车跑到往年烧纸的路口，一看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的。我家领导说，去年这里还黑灯瞎火的呢，今年路灯都亮了。我一想，她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说，咱往东再跑一跑吧，多跑一里地离老家近一里，也叫老人家来取钱时少走两步路。

走到无人处，我们提下了五大袋子金银财宝，我家领导则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圈儿，留个口儿朝着老家的方向。这是她专门从“大仙儿”朋友那学来的秘诀——这样，自家的老人就能收到，其他人抢不走。

我不知道阴间的邮政系统是怎样运作的，是由特别的工作“鬼”员负责邮寄，还是老人亲自来取？要是他们有独立的邮政系统，那么工作“鬼”员这几天也够忙的。全国总得有几亿人烧纸吧，他们要是“鬼手”少，还真是忙不过来；要是“鬼手”多呢，过了这几天平时又没什么事，“鬼”力资源也够浪费的。要是老人家亲自来取呢，这样隔着千八百里路，他们得带个 GPS 那样精确的道路识别装置才能找得到这里，而且，得有极快的飞行速度几分钟能到这儿才行。不然，我们这边烧完了，他们却没跑到，这一大堆钱财岂不叫别人捡去了。

或者，他们根本不用亲自来，阴间没准自有一套网络系统，我们这边一点火就相当于进入了网上银行，火一着完，就相当于按了个“确认”键，意味着“发送完成”，金银财宝就进对方账号了。

火光熊熊，无数的火星直冲天空，我家领导说，瞧，他们都收到了。我附和着说，对，都收到了，叫他们可着劲花吧。

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

老咸菜

我对老咸菜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可是如今，咸菜瓮在老家早已找不到了，更别提在瓮中腌了几年的老咸菜了。十几年前，有一次我回老家，吃早饭时，忽然特别想念老咸菜，问二哥要，他说，现在上哪找那种咸菜去，家里多少年都不腌了，谁家也没有咸菜瓮了！

但是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咸菜瓮是家家都有的，而且，它在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咸菜瓮具有广泛的普及性是因为生活的清贫。那时，每家食用油都是过年前从生产队里分得的，全部是棉籽油，数量也少得可怜。我家有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加上我五口人，一年大约只能分得两三斤油，少的时候只有斤把油。记得我家那个能装三斤油的大油瓶在分油的时候极少装满过。这两三斤油要用于过年过节招待客人，还用于家人有个病灾时改善一下生活，甚至用于打墙盖屋这样的大工程。油太少，平时谁家也不舍得炒菜——当然，也买不起青菜。佐饭的，便只有老咸菜了。

那时，一日三餐都是老咸菜伴着玉米窝头或地瓜干饼子，甚至有时直接就是一锅地瓜，但当时倒也真没觉出日子有多苦多难，因为家家清贫，村里没有如今这么大的贫富差距，人的心态还是比较平和的，也容易知足。我上高中时住校，有时星期天回家，父亲突然会炒个菜，我就满心欢喜，觉得怎么生活变得这么好了！当然，也很有点不习惯——以前，除了年节，除了亲戚上门，哪家也不会在平日里用油炒菜吃。

吃了那么多年老咸菜，也就跟老咸菜铁了感情。老咸菜如同老朋友，年岁越多，味道越厚。

腌老咸菜的大瓮一般都是粗陶的，砖红色的居多，能盛好几担水，白萝卜能装上百斤。

腌咸菜多是在秋后。白萝卜收了，那些长得个大且周正的，挑到集市上卖钱，或存到地窝子里等到过春节时卖个更好的价儿。那些长得歪七扭八长短不齐的，便削顶去尾，洗净后扔到咸菜瓮里腌了自己吃。种菜、卖菜是我们村唯一的副业，但我上大学前在村里种了十几年菜，自家吃的，永远是品相最差的菜。

白萝卜和白菜帮子是咸菜瓮里的主角，胡萝卜和地瓜偶尔也腌。家境好的人家，还会腌上几把长豆角。大蒜和蒜薹一般人家是舍不得腌的，因为这两样都种得少，值钱。上高中时，有一次我在学校尝了一个同学拿的腌蒜薹后香得不行，就在我家的蒜薹拔了之后偷偷拿了一小把放到咸菜瓮里，没想到父亲看到后老大不乐意，训了我几句又给我拉了半天的脸。可能在他看来，我是太不会过日子了，那么贵的东西怎么能说腌就腌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绝了腌蒜薹的念头，认为那玩意儿都是富贵人家吃的，跟咱没啥关系，只能敬而远之了。

夏天里，咸菜瓮里还可以腌一种特别值得一提的东西——蝉。腌上这个，家人是不会说你什么的，反正是不花钱捡来的。傍晚，去树林里捉了刚爬出窝的蝉扔咸菜瓮里，没几天就能腌得齁咸齁咸的，一个个呈金黄色漂在盐水里。饭前烧烤几个，偶尔碰上父母心情好了用油煎上几个，那是过节一样令人欢喜的事情。因其咸，便吃得少；因其少，更觉得喷香喷香。

村里的一般人家，都会在院里种棵五香，在五香长得最盛的时候剪下几根茎放到咸菜瓮里，可以提升咸菜的香味。这是咸菜瓮里放的唯一的香料。

咸菜还是陈年的香，和酒一样。当年新腌的咸菜总带有种生瓜味，不地道。地道的咸菜还是陈年的，至少是隔年的。陈年老咸菜不仅呈现酱色，还带有酱味儿。吃时，不讲究的人家切成大块生啃。讲究些的，切成细丝，调上酱油醋，切上葱丝儿拌一下或蒸一下吃。地瓜咸菜很少

有生吃的，一般是蒸了吃，感觉有点像熟蛋黄，面面的。

我最喜欢的吃法还是炒：切成细丝，用水淘两遍，去一下过多的盐分，不至于太咸。油热后，加上葱、辣椒、花椒，炒成麻辣味的。俺家领导深知我的爱好，我要是出差十天半月的，回到家，她定然给这么炒一盘下酒，好让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

腌咸菜用盐不少，但买盐不用太费心。我们老家就离海边的盐场不远，常有小贩从盐场弄来大粒私盐走村串户地叫卖。如果这一年家中宽裕，碰上盐贩来时，父亲会买上好多斤，大部分用于腌咸菜，少部分用于日常生活。要是父亲手头紧，他会在春夏之交到我们县北部的盐碱地里刮盐土自己晒盐。刮来的盐土用清水泡几天，等水澄清后倒入大缸，再搁到太阳底下晒，盐就结晶而出。这样晒出的盐杂质多，不太白，还带有很重的苦味儿，用它腌出的咸菜也不好吃。我记得很小时，父亲曾用小推车推着我和母亲去北洼里刮盐土，来来回回要走一整天。那大片大片的盐碱地里到处是白花花的盐土，地上除了黄细菜，几乎没有其他植物，连个人影也见不到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知道，离我们村十几里远的地方竟会那么辽阔！空旷，寂静，辽远，荒凉，以及晴空里火辣辣的太阳对我触动很大。心灵仿佛一下子被空寂占满，这给了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。那天，父母刮了好几口袋盐土。回程前，我们已喝光了带着的好几葡萄糖瓶子水。那时，盛水的葡萄糖瓶子也是个稀罕物，只是因为父亲当着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们家才有这物件。那天，我倒是没渴着，但父亲一定渴得不轻，因为回家时，他要推着一车子盐土，车子上，还坐着我和母亲，而水，又没了。

回顾吃盐的历史，我觉得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活得过于仔细了。什么工业用盐不能当成食用盐吃，什么食用盐还要细加工去这杂质那杂质，还要加什么碘。想想过去，盐贩子到我们村贩卖的盐哪一斤不是未加工的工业用原盐！甚至买不起原盐时，盐碱土晒出的盐我们照样成年地吃，到现在还不是活蹦乱跳的！况且，这些年里我们又经受了地沟油、苏丹红、一滴香、瘦肉精、毒大米、硫黄面粉、染色馒头、三聚氰胺奶、硫酸铜木耳、转基因大豆、福尔马林毛肚、残留农药蔬菜等等的

历练，早已变得百毒不侵了，等下一场生化危机到来时，我坚信，久经沙场的中国人必将是最后的生存者！

我离开老家后，吃不到萝卜咸菜了，就改吃大头菜腌的老疙瘩。疙瘩咸菜无论口感还是味道都胜过萝卜腌的，所以自然成了我不离不弃之物。冰箱里放着个老疙瘩，回到家就有充实而富足的感觉；要是哪天把粥熬好了一开冰箱却发现疙瘩咸菜没了，心里便觉得空落落的。俺家领导深知我这爱好，从来不让家里断了老疙瘩。要是她有饭局不能回家，我两个馒头一块老疙瘩就能吃得心满意足，从这点上说，俺家领导对我非常满意——多好伺候啊！

其实从健康饮食的角度讲，咸菜是不应该多吃的，亚硝酸盐过多，吃得太咸对血压不利。而且，我现在也开始有点高血压的苗头了，按说该把咸菜戒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要是真戒了，每天喝粥时心里的别扭劲儿也能折去不少寿命吧。自己都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后面还有多少年的滋润日子可过呢？这么一想，就决定不跟自己过不去了！以后少吃点就行了，原来十天一个疙瘩，现在改成二十天，再多打打球，减减体重，这也就把吃咸菜导致的负面影响抵消了。人有时得宽慰一下自己，为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找个理由，这样才能活得轻松。

咸菜这玩意儿，不光我戒不了，很多人都戒不了。很多年前，读过王蒙的一篇散文《坚硬的稀粥》，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段话：“鲍鱼来了又去了，海参上了又下了，沙拉吃了又忘了。只有稀饭咸菜永存。即使在一顿盛宴上吃过山珍海味，这以后还要加吃稀饭咸菜。”他旅居国外的堂妹夫则说：“在国外，我们最常吃的就是稀饭咸菜，一吃稀饭咸菜就充满了亲切怀念之情，就不再因为身在异乡异国而苦闷……”他家的一位英国博士来华旅行，他们就招待他吃稀饭和咸菜。结果那英国博士吃后大叫：“多么朴素！多么温柔！多么舒服！多么文雅……只有古老的东方才有这样神秘的膳食！”

神秘的膳食！嗯，的确如此。也许当代人还没有发掘出老咸菜的全部妙用——比如说，它能治顽疾。很多年前，我姥姥村里的一个人腿上得了顽固的牛皮癣，怎么也治不好，她便给了那人一个简易的土方：到咸菜瓮里找一块腌了好几年的老咸菜，切成片，蒸熟了贴腿上。结果那

人贴了没多久，腿上的牛皮癣就好了。后来，我把这方子推荐给我碰到的得了牛皮癣的人，他们不是不相信，就是因找不到我说的那种老咸菜而无法实施治疗，只好依旧被牛皮癣苦恼着。

老咸菜真是个好东西。
有老咸菜吃的日子，就是幸福的日子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